

又在中央电视台的《新闻联播》中见到圣卢西亚河了。我不得重复看了两遍。为什么呢?只因当年站在圣卢西亚河边,我出过一次洋相。那是2007年,至今已16年了,细算起来,不算长,但也不短了。记得正是南美国家乌拉圭的雨季,好不容易雨停了,出访的车停在不远处,我们就往水势波涛汹涌的河边走去。站在地面还潮湿的河岸上,风很大,波浪翻滚的河水发出阵阵涛声,我望着一眼看不见边上的大水,不由得说了一句:“好大的海面啊!”不料,站在我身边的驻乌拉圭大使馆的文化领事笑了起来,纠正我说:“叶老师,这不是海,这是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圣卢西亚河。乌拉圭这个国家,就是水资源丰富,不是讲,21世纪,即将发生争夺水资源的战争嘛!”“有这可能吗?”我将信将疑。“完全有这可能啊!你想想,

这个世界为石油打了不少仗。水资源,比起石油来,更加和国计民生紧密相连了。”我想到了我们国家的长江、黄河、珠江,光是上海,还有黄浦江、苏州河,即使是贵州山区,属于高原了,也有乌江、清水江、都柳江,于是便问她:“现在已经在21世纪了,有抢夺水资源的迹象了吗?”她笑起来:“你真是一个小说家,什么都爱问。是不是见到水势如此浩荡的河流,又激发起你的文思了?”那倒没有,只是祖国的大江南北,世界各地,我见过的大小小河流确实不少了,如此浩浩荡荡、如此宽阔无边的河流,很少见到。我把这点体会告诉了她,她给我介绍得愈加详细了,当时就指着河岸不远处,绿色的原野上一幢一幢造

型别致的别墅告诉我,这是哪个国家的总统买下的别墅连同度假的庄园,那是南美某位驰名世界的艺术家的别墅,离我们站的河岸最近的地方,一幢虽小却分外引人瞩目的小别墅,又是哪个足球运动员的……我不得问:他们不怕潮湿吗?不是,在离水近的地方居住,对健康不利嘛!文化领事又笑了,她说,他们看中的,就是离水近啊。真闹起来水荒来,和人的生命直接有关的水,可是会涨得比石油都贵啊!这以后的几天中,凡路过有名人别墅的秀美景观处,文化领事总会不忘记给我介绍,这是哪个电影明星买下的,那是某历史名人居住的。并且每次,她都不忘特别说明,这些房子,都离水很近。

也许是自己出过洋相,也许是文化领事详尽细致的介绍,我记住了圣卢西亚河,以及这条河流与乌拉圭人民生活的关系。我没有想到会在新闻节目中又一次看见圣卢西亚河。只见乌拉圭的记者站在圣卢西亚河的河床上作报道,说连日的干旱,使得圣卢西亚河的河床干涸,严重地影响了乌拉圭农民的种植业和日常生活。镜头推出去,只见记者站着报道的河床,都是一大片的龟背纹,河床中真的是一点水也看不见。龟裂干枯的河床,令人触目惊心。忧心忡忡的记者沉重的语调仍在介绍,可怕的是这样的早象看不到改变的迹象。我真的不敢相信,我又想起了16年前的雨后站在河边时的情形,想起了当年的文化领事对我的详细介绍。到了10点新闻重播时,我忍不住又看了一遍。唉,圣卢西亚河呵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我渐渐就觉出了心态的变化。比如上班路上,看见几只小麻雀在草坪上叽叽喳喳,会轻轻地跟它们打声招呼:麻雀,你好啊。初春时节,小区里大规模的玉簪碧绿鲜嫩,叶片上纹路分明,最是可爱。我就喊着它们的名字,问候它们:玉簪,你好啊。一只猫在我面前轻手轻脚地走,我也会说:猫咪,你好啊。走路不小心,被椅子绊了一下,就会说:哎呀,椅子你怎么啦?很爱跟这些沉默的事物说话,像它们有生命似的。像它们能听懂似的。跟天上的云彩都说过话的。在外人看起来,估计我也像有病似的。可是,就是很想这么说。觉得它们就是这么可爱啊。这不算有些慈祥之心?也不仅仅是慈祥,好像也是天真。家里种了些绿植,种类单调:绿萝,发财树,球兰,吊兰,水竹,也就这几种。我每次给它们浇水也都要和它们说话。你们好乖呀。长得真好看。闲极无聊,也会给它们叶片擦灰——北京的尘土大。边擦边说:咱们洗洗脸,多干净啊。得赠的鲜花玫瑰居多:红玫瑰、粉玫瑰和蓝边儿玫瑰,我在收到的第一时间里就把它们扎成小把,倒吊在晾衣竿上。晒上七八天,摸一下花瓣们,哗啦啦地响,这就是干透了。再把它们插在大花瓶里。此时虽然不再是水灵灵鲜嫩嫩的,却也有了另一种美:历经沧桑的美,有故事感的美,如同风韵犹存的美人,让人疼惜。而且,真的,她们很香的。是内敛的,没有侵略性的,幽深的香。我和她们说的话:亲爱的们,你们好啊。那一天,读韩少功先生的《山南水北》——真是一本极有趣的书,是他在湖南乡下过日子的札记,貌似散淡,内里却大有深意。其中一节写到草木的脾气,说村里人如此这般向他传授经验:“对瓜果的花蕾切不可指指点点,否则它们就会烂心。油菜结籽的时候,主人切不可轻言赞美猪油和茶油,否则油菜就会气得空壳率大增。楠竹冒笋的时候,主人也切不可轻言破篾编席一类竹艺,否则竹笋一害怕,就会呆死过去。即使已经冒出泥土,也会黑心烂根。”

麻雀,你好啊!

## 圣卢西亚河

叶辛



边看边聊

年轻时常想,等上了年纪,步入慢生活,不计功利地做喜欢的事。转眼想法落地,既成了事实。三年前我捡回了钢琴爱好,拜专业的远房侄女为师,一对一,由着自己的节奏,不紧不慢,波澜不惊。后来偶然从朋友分享中得知,有类学堂叫老年大学,老师有资质,学费很便宜。我有好奇心,跟着朋友去实地考察。那天碰巧有几个班在上课,绘画班在讲习素描,学员们坐在支起的画架前,老师在投影幕本上指导着。声乐班的学员在练发声技巧,真假嗓音切换,高低音收放自如。去钢琴班时,那里已经放学,教室里剩下两位银发学员,在钢琴前切磋四手联弹,说准备在阶段性汇报演出时露几手。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后,对环境和氛围心生好感,去办公室打听招生事宜,老师说钢琴是热门课之一,一座难求。等新学期开学前,起早来学校排队报名。我自知无力争抢,留下联系方式。数月后来了消息,按通知我去办了插班生入学手续。融入集体后,有扎堆学习的另类体验,在不自觉的攀比和竞争中,掂量出自己不足的分量,不再自以为是……进了中级班,不久学校因故合并了中高级班。原高级班里藏龙卧虎,有位七十多岁学姐,自谦地说学琴十年,她弹肖邦《圆舞曲》(片段),手法娴熟,行云流水,我们听着啧啧称奇,感觉她在琴凳上堆砌的时间不止十年。我和她的差距,一个在力求流畅的路上,一个在思索小节与小节呼吸的情感表达,中间隔着好几级台阶。弹肖邦的曲子非常难,学姐说她练《圆舞曲》,也练得天昏地暗,前后交过十多次作业。十六次是什么概念?一个班教一遍,她至少待过十六个班。老年大学资源稀缺,供不应求,为避免少数人长期占位,实行有限学年制,待过了规定的学年,学员得毕业离校。学姐学无止境,从一所学校毕业,又进另一所学校,家附近的学校轮番走一遍,又去小型私教班、培训班。外面兜兜转转一大圈,见学校有空位,吃了回头草。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,难的是十几年如一日,坚持做一件事。学姐是很多求学老人的缩影,她们的执着,勤奋和坚毅,给了我想象力,想象她们年富力强时,在职场养成的拼劲。

论对学琴的坚持,仿佛撑过三年以上者,才有资格说耐住了寂寞。成年人没有童子练功的优势,只有僵硬的手指和迟钝的脑子,手脑精准同步靠砸时间获得。小朋友每天练一个小时,中老年人乘以倍数,自我感觉悟性不高者,坐在琴前的时间更长。一首曲子弹了上千遍,终于感觉可以了,再弹一遍感觉又没了。弹琴和考试比,前者似乎更难,考试努力了能过关,弹琴有太多的不可控性。在家里弹得不错,到学校回课就卡顿,自娱自乐时还行,大庭广众之下乱了阵脚。有些曲子比如肖邦的,练一辈子,可能也弹不出那个味。原以为退休老人有大把的时间,可以用来挥霍,但现实很骨感。有的人上课掐点到,从陪老人的病床前抽身,赶紧赶忙。有的人等不到下课要早退,去接放学的孙子辈,还要买汰烧,准备一家子的晚饭。有的人自身体弱多病,奔波在看病和配药的路上。我自己节制了其他爱好,学期中放弃了长时间的出行,也有遗憾。若问老年学员,弹琴为啥上心,为目标考级,还是赚钱养家?回答都淡然而又简单,为初心的喜欢。患得患失时坐在琴前,弹几首刚学会的曲子,沉浸在高山流水,春风拂面中,很治愈。喜欢的魔力是循环的,越付出,越放不下,越执着到无可救药。

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,忽然觉得元旦又快到了,时间真是留不住的客人。我在美国已经过了N个元旦,比起国内,说真的美国的元旦就好比我们中国的春节,热闹非凡。去年元旦前夜,我和女诗人Holly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里度过的。这晚聚集在街头、广场,期盼除旧迎新的人们,心情激动地唱诗、祈祷、祝福、忏悔。到了午夜12点整,教堂钟声齐鸣,大家在《一路平安》的乐曲声中,无论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互相拥抱;有了这一瞬间的温暖拥抱,一切仿佛都变得美好起来了。

Holly是我的朋友,也是我从前的邻居。她是大学教授,是一位相当独立的女诗人,还与十月因病去世的著名诗人露易丝·格瑞克是好朋友。从前我们住在对面的时候,经常在小区里一起遛狗闲聊。我们谈论诗歌、八卦和中国饮食文化。Holly喜欢吃我包的青菜、猪肉等馅的水饺,尤其是节假日,她就想把我包的水饺带一份给她80多岁的母亲吃。她母亲独居在离她开车五小时的小镇上,喜欢陶瓷艺术。有一回,我的一盘饺子换回了她母亲做的一只红色花瓶、一个黑色杯

子和一只青瓷碗。Holly还让她母亲在这三件礼品上,刻进了我的名字。说真的,Holly母亲的陶瓷艺术品,精致典雅又有仿古的韵味。那天我从除夕的水

饺,讲到元宵节的汤圆、端午节的粽子;还讲到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诗句: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Holly虽然一句中文也不会,但她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某年元旦前的一个雪花飞舞的周末傍晚,我女儿在学校给学生办起了迎新年中国活动。为了这个活动,我做饺子馅,去中国超市买饺子皮,去沃尔玛买饮料;还准备了宣纸、毛笔、墨汁等,到了傍晚我和女儿把电炉、大锅子、碗、筷子等厨房用具拿到学校,并把学校会议室布置得张灯结彩。到傍晚活动加时点,几十个学生一个个来了,都是人高马大的帅哥美女;接着Holly和系主任也来了。

大家聚在一起有的学包饺子,有的学写中国书法,还有的学习用筷子夹水晶玻璃球,认中国的十二生肖,玩得不亦乐乎。也许是自己包的水饺特别好吃吧,年轻的学生

个个都是好胃口,吃了个锅底朝天。到活动尾声时,学生们还跳起了欢乐的舞蹈,唱起了中国歌曲。这晚Holly不仅学会了包饺子,还学会了唱中国歌曲《新年好》。她开心地对我说:“我今天太有成就感了。”再过几天就是2024年的元旦新年了,Holly打来电话问:“今年的元旦新年你打算怎么过?”我想了想说:“带孩子去费城,参加化妆游行。”Holly说:“这主意不错……”

窗外的雪停了。我望着暮色苍茫中那皓皓的白雪,想起了我的故乡杭州,想起那年的元旦飘着大雪,结着厚厚的冰,我们坐在楼外楼餐厅里看西湖的雪,美好的往事历历在目。

## 飞雪迎新年

顾艳



老宅枫叶 (摄影) 徐轶

深秋,我和夫人慕名赴南京栖霞山饱览金秋彩叶,一睹长江胜景。是日亭午,我们迈入西门,但见游人熙熙攘攘,炉烟袅袅腾腾,林数多姿多彩。山麓的一泓碧水正是当年乾隆皇帝钟情的明镜湖。一群漆黑的黑天鹅、雪白的科尔鸭和棕色的赤麻鸭在欢快地游弋着,与湖畔火红的鸡爪槭相映成趣。

栖霞山50余万株红枫等色叶树还分布于瀑之侧、桥之堍、亭之隈、岭之坡、峰之巔和江之皋,营造出彼此辉映而相得益彰的意境,从而满足了游客的多种审美需求。凉沁这是众人秋登此山争赏红叶的缘故。财神殿外,上山游客纷纷租用小型电瓶车开始“自驾游”,多数游客则安步当车,上山赏枫。我们俩也徒步前进,明知虎山高,偏向虎山行。在蜿蜒向东的宽阔坡道

上,黄发垂髫等登山者络绎不绝。山径两侧的垂柳、青松、红果榆、韩信草等都甘当配角去衬托,当季“最红”的明星树——赤枫、三角枫、五角枫、羽毛枫等。行至桃花湖,唯见岸边桃林匝地,枫叶映波,珍珠泉亭里挤满了观赏赏叶者。在临近干道的桃花扇亭等景点及通往天开岩、御花园等古迹的岔路口,随处可见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迷你电瓶车。

游人时而迤迳而行,时而驻足而望,陶醉于嫣红魅人的枫林。我俩凝望着被红枫渲染的大湖小湖,聆听着枫林旁的瀑布声和苍曼中的鸟鸣声,不知不觉走到了毗邻凤翔峰的山路急弯处。眼前的一群山羊正踩着林中缤纷的落叶,一边啃青草一边

咩咩叫,仿佛提醒游客别错过一旁著名的红叶谷。我们不失时机,缘径入谷,拾级而上,渐入佳境,佳境妙在碧树流翠,枫叶浮丹,葛藤婵媛,奇石嶙峋,潭水盈盈。快到虎山时,密林深处倏然传来了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的鸣叫声,这当然不是虎山的虎啸声,而是扬子江轮船拉响的越岭穿林的汽笛声。我们循声健步直奔虎山之巔的碧云亭,复至亭南山口,终于如愿望见了朦胧的江面上正在或准备穿越栖霞山长江大桥(即南京长江四桥)的峨舸轻舟。据闻,栖霞山大桥因山得名,而栖霞山因栖霞寺得名。

此桥架大江南北,此山聳声大江南北。我们走进栖霞山读枫阁,近观形似伏虎的虎山,远眺状如卧龙的龙山,阅尽了漫山遍野的绯红枫林,读出了“枫”景中的秋韵。累计行走了近一万步后,我俩方抵“始皇临江处”景点。接踵而来的游客们也像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登山瞰江一样在此凭栏北望滔滔长江。此际雾霭弥蒙,远处江天一色,近处舳舻穿梭。我不禁感慨: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”《栖霞寺修造记》认为栖霞寺“兼山水之胜”,诚哉斯言!“山”即指赏枫胜地栖霞山,“水”当指山上山下一应俱全的池潭泉瀑湖河江。穿行于如火如荼的枫林,一路观潭听瀑,临湖望江,我俩尽情领略了这里的山水之美与江山之美。嗣后,我们改从凌云栈道下山,近距离地谛视了灿若南京云锦的千枫万槭。

寒秋踏访栖霞山

## 七夕会

明德